

芝加哥中国城法轮功大游行 声援诉江潮

【明慧网】据明慧网报导，到 2015 年 7 月 30 日为止，已有超过 12 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江泽民。2015 年 8 月 1 日，来自美国中部 11 个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游行，法轮功学员手举“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等大量横幅，呼吁人们关注中国大陆正在兴起的诉江大潮。有来自中国的民众当场便表示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美三个月的许大姐在中国城又见到了法轮功的游行时说：“每次我看到法轮功的活动，就会落泪。”“我刚从大陆来，太知道这个迫害法轮功了。”她指着长长的法轮功游行队伍说，“太惨了，他们是多好、多善良的人啊。纳粹罪恶都赶不上今天共产党对他们



（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当她看到起诉江泽民的大量横幅，许大姐很高兴，她说：“早就应该起诉江泽民了，不只是他，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都应该被起诉！”

一位华埠居民象老朋友一样和

法轮功学员打招呼，她说：“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迫害他们？”面对全球的诉江大潮：她说：“现在法国都有律师支持起诉江泽民，赶紧把他绳之以法。我们都等着中共灭亡的那一天。”◇

“全社会还有不知道的吗？！”

【明慧网】《山东来稿》广场的石凳上坐着一位清瘦的老年男士，他见我朝他走去，顺手把放在石凳上的外衣拿向身边，微笑着礼貌地示意让我坐下。

坐下后，我直言不讳地问：“大哥，您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看看我，从领口掏出“法轮大法好”的大法护身符给我看。我笑着说：“原来您早就知道了啊！”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他说：“在公安局当过副局长，现在退了。”交谈中得知他早已明白法轮功真相，但他在中共谎言宣传毒害下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问我：“有人给你们钱吗？”我笑着说：“你以为都象共产党那样，给钱就干，不给钱就不干呀？那叫行善吗？”

我讲给他：我修炼法轮大法一身病好了，我还出过两次车祸，第一次

被车撞出 7 米多远，轿车的车头都撞碎了可我平安无事。我公公大脑堵塞、小脑萎缩，患了痴呆症，住院治疗花钱也治不好。我丈夫去找医院的大夫，大夫说：“老人的病太重了，岁数也太大了（公公 87 岁），只能这样保守治疗了。”谁能想到教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认真的念，现在一切正常了，还找了个老伴过日子去了！我们家受益这么多，我如果不告诉别人真相，那我心里过不去。

我问他：“您是怎么知道三退保平安真相的？”他一字一顿深沉地问：“全社会还有不知道的吗？！”我又问他：“全家人都三退了吗？”他说：“嗯，全家都退了！”

我深深的为他祝福，说：“如果现在大陆的公、检、法的人都能象您



工笔画：真相给您

这样，将来天灭中共的时候，也没那么多不明白的人跟着遭殃了。我希望您能把真相告诉您所认识的所有公检法的朋友。”他点了点头。◇

青岛教师隋英控告首恶江泽民

【明慧网】青岛教师隋英女士于2015年6月30日向中国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今年40岁的隋英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鼻炎，胃炎，关节炎、偏头痛、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痊愈，腰椎间盘突出症也不治而愈。

2000年10月1日隋英进京上访，遭警察毒打，接着在青岛大山看守所被奴役折磨。2002年隋英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炼功，被送到山东省第二女子监狱劳教2年。

隋英自述修炼法轮功受益事实

1997年我因为一次意外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央型7.2，生活不能自理，那年我22岁，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美好的人生刚刚开始就遭遇横祸，去了几家医院根本就治不了我的病，医生说：椎间盘是软体组织，突出后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只能注意保养，时间长了会钙化成骨刺，我想想刚开始的美好人生以后将永远伴随着病痛，我的心理压力很大，也很痛苦，到1998年4月左右时，我出现吃药过敏，打针不吸收的情况，但是腰病却毫无起色，这时交往一年的男友也与我分手了，我处在了人生的最低谷，父母说：“去你小姨家住几天散散心吧。”

我的小姨是修炼法轮功的，在她的家里，我第一次看了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刚看了半天的时间我就双盘打坐了半个小时，以前根本就不可能，只能坐很高的凳子，李老师的讲法深深的吸引了我，在三天的时间，我把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及所有的书籍一口气都看完了一遍，越看越愿意看，三天后我就回单位上班了，并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学法的时候，整个的《转法轮》这本书的中间是彩色的非常美妙的大光柱子，书看到深夜也不觉得困，感受到李老师的法身给调整身体，呼呼旋转的大法轮在顶棚上转，净化身体时一夜起来拉肚子拉了七八次，清晨起来却不觉得困，脸色更加的红润，精力更加的充沛。那种美

妙的感觉让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一年的时间不仅花费了很多的医疗费，而且长期病假在家，只能发基本工资，而且经过多次的牵引、复位，病不仅没有治好反而更加严重，精神的压力更大，父母刚刚辛苦的供我读完大学，没想到又遭受到了这种不幸。可是我通过修炼法轮功，没有花一分钱，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并且我的鼻炎，胃炎，关节炎、偏头痛、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修炼法轮功使我变得豁达、宽容，凡事替别人着想。法轮功使亿万万个像我这样的家庭重拾欢笑，正如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调查，得出的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隋英自述遭受的迫害

2000年10月1日我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我遭受了警察恐吓，威逼，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等迫害，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青岛驻北京办事处期间，不能做与法轮功相关的事情，谁炼功的话就会遭到毒打，我在晚上打坐炼功，遭到警察的毒打，穿着皮鞋踢我的膝盖，致使我的两个膝盖乌黑紫青。

2000年11月至12月在青岛大山看守所，警察将我们法轮功学员与杀人犯、贩毒犯、经济罪犯、卖淫犯等犯人关在一起，我们被要求背监规，不让炼功，如不符合要，警察就会在大冬天打开电风扇，本来那里的窗户就是24小时开着的，十几个人的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小房子里。

我在里面绝食抗议迫害，被警察戴上死刑犯用的镣铐，再把手脚绑在一起，开始的时候根本就躺不下，因为大通铺上每人只有侧着身体躺下的那么小空间。后来睡在地上，昼夜蜷曲在一起，不能伸开，上厕所得有人帮忙才可以，痛苦无比。

我被逼迫做没有报酬的奴工，吃的是酸臭的馒头和带泥沙的清水煮萝卜汤，我遭受了和犯人一样的待遇，我绝食抗议迫害，再次手脚都被



酷刑示意图：脚镣与手铐连在一起，中共警察将法轮功学员长期这样铐拘，使人无法睡觉、行走、站立，无法上厕所、吃饭，只有半蹲蹶着行走。

戴上沉重的大镣铐，再把手和脚绑在一起，晚上也不松开，整个人昼夜蜷曲着，很痛苦，再加上几天没吃饭，在这样的情形下那里的警察竟然让四、五个犯人一起上来，摁住我，捏住鼻子给我灌玉米粥，差点窒息。

2002年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坐，被抓后我被带到青岛驻北京办事处，之后我被非法劳教2年。被非法关押在淄博王村镇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被警察强迫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不写的话就不让睡觉，被逼迫看污蔑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的录像，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会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吃饭、上厕所都在里面，不让睡觉，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一周不让睡觉，严重的损害了身心的健康。警察变成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和魔鬼。给众多的修炼人及无数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

劳教期满后我应该回家，恢复我的自由，黄岛公安国保与“610”竟然将我绑架到青岛“610”洗脑班继续迫害，跟我的父母非法索要费用。

从2000年11月开始至2005年11月，我有5年的时间被非法开除公职，没有工作，在社会上受到歧视，给家人带来了精神及经济上的巨大损失。◇